

青年思想教育过程及规律研究

■ 陶志欢

(上海大学 数码艺术学院, 上海 201800)

【摘要】青年思想教育是青年工作的灵魂,掌握思想教育的过程和规律是做好青年工作的重要前提。青年思想教育本质上是让青年认同和接受国家主导思想观念的过程,并把这种认同和接受外化为具体的追随国家主导价值目标的实践行动。青年意义世界的生成、青年主导价值的形成、青年观念转变的完成以及青年实践行动的促成是青年思想教育过程中四个依次相继的环节。理论上,青年人的意义世界可以有不同形态和多种选择,而我国国家性质决定了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青年主导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多种方式教育引导青年个体对标对表青年主导价值,以青年主导价值为标杆促进青年个体观念的转变,并以实践行动体现这种转变。

【关键词】青年 思想教育 意义世界 主导价值 观念转变

青年思想教育位居《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的首要位置,其基础地位和灵魂作用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增长有目共睹,有着高度共识,但对精神文明特别是青年思想状况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还不甚清晰,甚至有时还会产生青年思想状况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了的疑问。虽然“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具有一定道理,但青年思想状况却未必随物质条件改善而自动进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存在一定的对冲效应。青年人的精神状态通常需要体现在他们对具体事物的奋斗上,要有一定的物化形态,否则就易成为空洞的誓言。物质条件欠发达时,青年人需要为改善生存和发展条件奋斗,但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青年人的思想带来解构效应,更多人会陷入思想迷茫和精神困顿中,以至于出现“我们自己的真正感情和需求看似简单,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1]的窘境。因此,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青年思想教育不但不能有丝毫放松,还需不断加强。透析青年思想教育的过程和规律正是加强青年思想教育的前提。

一、青年意义世界的生成

(一)青年对意义世界的探寻

叔本华认为:“动物只能在死亡时才能认识死亡,而人类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一分一秒地接近死亡。就算一个人还没有意识到全部生命都在不断走向毁灭,他也会对逐渐接近死亡这一事实心生畏惧。这就是人类世界中有各种各样的哲学和宗教的原因所在。”^[2]其实,青年人

收稿日期:2021-06-15

作者简介:陶志欢,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年思想与教育。

的认知能力虽不断增强,但并不能准确获知动物在临死时是否知道死亡临近并心生恐惧,只能基于他者的角度和异类的维度,加上自身的观察实施基于某种信念勾连下的主观猜测,因为叔本华和青年人均非动物,安知动物之真实感受。之所以给出如上学理分析是因为,对动物和人类之间是否也有着某种同理心和移情感暂无科学定论,有些动物对人类的情感无动于衷,有些动物似有所悟。人类从生命最初阶段更多带有本能式的无忧无虑,到生命成长中的某一刻(通常是在六至七岁时,即幼儿到儿童的过渡期),突然知道人皆有死,是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其意义世界观建立的新起点。从此以后,人在自我意识充分发展带来自我中心思维下不断通过讲述故事、提出学说、创造观念来安慰自我,努力探寻人生的意义世界。死之必然性为人生意义的探寻提供了最基本条件,对意义世界的思考本身就是试图对自然生命有限性的一种观念和意志超越,一种对人类必死宿命的不甘心的持续抗争。这种对无解问题的探索精神以及对看似无关自我的问题的持续追寻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

我们为何如此生活于此地,有没有不断改善甚至彻底改变的机会,即便明知毫无希望,也要寻觅一种看似符合自我期待的虚假解释来自我欺骗?也许“人在骨子里就是一种自欺的动物,他的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自欺结构。他总要假装相信某些东西”^[3],因为不如此,他的灵魂就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就不能抚慰他的大脑对生命的不确定性的焦虑。青年是意义世界探寻中从飘忽不定到相对稳定的关键时期。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如此地生活,也许是一个看似毫无意义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关系着青年未来的前途命运,没有这种思考和探寻,青年人就会在可悲的宿命面前缴械投降。可喜的是,总有人对这个问题心存敬畏,以至于想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思考其中的意义,其他人既不知道,甚至也不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只想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人的这种存在为自己的当下谋利。

人对他的轻信源于自身对外物的深层依赖。表面上看,青春期虽是人逐渐摆脱盲从、开始走向相对独立的阶段,但实际上青年对他人的依赖感并未消除,只是以一种更复杂的形式时隐时现,偶像崇拜就是其显著表征之一。人的大脑通常有一种惰性化倾向,确信而非怀疑能减少大脑的能量消耗,让人有更舒服的体验。这就是现实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同时忍受生活中各个方面所出现的变化与不确定性”^[4]的原因。因此人的大脑在面对较复杂的问题时,所谓抽象提炼的简单化处理就是最自然、最符合熵增趋势的一种选择。正因为如此,那些生活中宣称什么都不信的人,也抵御不了对某些信仰的渴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对信仰本身的动机而言,任何人也许都不比其他人高尚,所不同的只是选择的信仰对象不同而已,动机都是类似的——摆脱由虚空带来的焦虑和迷茫。意义世界就在人的信仰体系中生成,其内在的机理简单明了:用是否符合自己的信仰体系来检验生活的意义。

青年意义世界的生成本质上是青年信仰的建立。这种信仰一般经历依从、认同和内化三个阶段。“依从这一术语能够最恰当地用来表示一个人为了获得奖励或者避免惩罚而做出某种行为。认同这一术语指的是因个体希望与影响施加者保持一致,而对社会影响产生的某种反映。对某种价值或信念的内化是对社会影响最为持久、也最根深蒂固的反应”^[5]。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本能性阶段、迎合性阶段和原则性阶段。不仅如此,青年信仰体系中并不一定存在真理与价值的完全对应关系,实际上,部分青年的信仰未必包含真理,但并非毫无价值,即便迷信也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功能,因为它会对青年心理产生作用,进而对行为发生带来影响。青年一旦接受了某种特定信仰,就易存在不断加强此种信仰的倾向。青年也爱听他人说一些强化自己信仰的话,且任何信仰也都需要通过某种行为来得到加强从而延续自己的存在。同时,青年对超自然的人类未体验到的虚无的这种崇拜可以视作是青年渴望信仰的最大限度的展示。青年认为存在着一个比人类所有方面更强大、超越时空、永生不朽的概念,它是青年人无

法体验到的,只存在于青年的想象中。通过想象并不存在的东西来满足其精神需求是人的心智独有的功能。用虚构的来世满足对信仰的渴望可为当下生活赋予意义,并决定为其奋斗。青年必然会创造虚空的符号来满足对未来的渴望。

(二)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世界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虽无针对人的意义世界的专门论述,但其有关人学的论述仍为处在人生转折过渡期的青年人的意义世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参照。

首先,人的本质构成逻辑起点。一是人是具有生理性的自然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6],作为自然演化结果的人必然需要遵循自然法则,生理满足是必需。二是人是具有精神性的主体存在物。“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7]。马克思主义虽认为人并非纯粹精神的抽象物,但体现人积极能动改造自然的精神在人的整体性生命中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关系存在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由多重关系构成的社会性被马克思主义视为人的最本质属性。

其次,主观世界形成过程。一是在向内不断自省中锤炼意志品质。人在实践上需遵循价值机理促发自我意识觉醒,在理论上独立思考实现理论审思,在观念上需有自我定力,防止外在误导。二是在向外改造现实中达成丰富与发展。人对环境的感官体验和理性思考源于实践,理想变为现实生成意义感。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尤其对生命异化的克服都依靠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三是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自然性生成人的现实性,精神性侧重人的主体性,社会性注重人的对象性,三性合一建构人的意义世界。

最后,自由、全面和发展的人成为最终指向。一是生活有意义的人一定是自由的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把握、遵循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个性解放和释放的过程。二是生活有意义的人一定是全面的人。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成长中的胡乱修枝剪叶,也不是成才中的均衡发展。人是一个具有多种属性、优势和短板并存、兼顾自然生存和观念形态的整体性生命体。要让人的各种潜力都得到充分挖掘和释放,在没有限制、奴役和压迫下尽情发展。在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况下,你有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禀赋和潜质,就助力你发展成如此的人。三是生活有意义的人一定是发展的人。不确定性是人的生存常态、生活实态和演化状态。人类演化史就是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在超越性推动下不间断地推进是人类发展的主旋律。综合起来,有意义的世界“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

二、青年主导价值的形成

(一)青年主导价值的内在意蕴

青年意义世界的生成既有一般规律性,又有多种可能性。不同的故事和学说为青年人支撑起不同的意义世界图景。从本质上说,为青年人构建意义世界,其实就是为青年人的思想和行为树立根本标准和奋斗目标,符合标准的就是为社会所认可的有意义,不符合标准的就是为社会所反对的无意义。当然,青年个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建构自身的个体意义。这种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之间的吻合度,就是反映社会主导价值对青年个体价值统合能力的重要指标。青年主导价值应该是社会主导价值的反映。

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属于哲学上价值论研究的范畴,青年价值观建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观念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进而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特别是在社会加速变革时代,青年社会的精神重建极为迫切,否

则在社会变革状态面前青年会产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念形态。任何一个社会必须用正确的价值引导青年的思想,并规范青年的行为,使青年个体的意义统一于社会的主导意义。青年思想教育既要主导价值为标准,又要逐步强化青年个体价值导向意识,使主导价值引领青年的个体价值。因为“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1]。

(二)青年主导价值的形成过程

从本质上而言,青年主导价值的形成过程也是青年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它是在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引领下,将青年群体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汇聚、凝练和整合为共同一致的价值认识的实践活动。从方式上来说,既有目标牵引式的方法,也有问题倒逼式的手段,前者是基于对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把握和演变趋势的预测,在观念形态上实施的顶层设计,在思想认识上进行的制度安排,以此引导社会现实向其靠拢;后者则根据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实施修补型的渐进式变革。在后一种方式中,目标设定虽可能更具现实针对性,但其中的试错与磨合成本也更大。社会现实的多样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多元,对待青年个体的多元思想观念及其支配下的多种行为方式,主导价值生成既不能盲目收编,更不能绝对放任,而是要分类施策,在社会丰富性中寻求凝聚力生成方式。

具体来看,一是在多元社会观念中立主导。要允许社会多元观念的合理存在,它并非仅仅损害和消解社会主导价值观,也为主导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多样的素材和多种的思维视角,但对多元社会观要有一个底线,为其转化提供一个大致方向,这就是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世界在青年观念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在多种利益形态中谋共识。青年思想常受利益牵绊,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当然也有青年愿意主动选择“出丑”,能摆脱自身利益的局限而寻求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是很多优秀青年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观念的更新使其对利益的界定发生了变化。但对普通青年而言,恰当处理其利益关系仍是凝聚价值共识的前提。比如对于当代青年而言,住房、就业和婚育问题就是其多种利益中的最大公约数,解决得好就能凝聚青年之心,实现观念共识。三是在多变社会现象中定方向。国际局势和国内社会现象风云变幻,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规划和提出的远景目标就是前进方向,这种方向是应对多变形势的一种战略定力,既是对多种观念的合理借鉴,也是人们对利益的集中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建设既有前后相继、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又有若干规律值得总结,体现了一个社会主导价值形成的一般逻辑进程。具体体现在:一是坚持青年价值取向和青年价值导向的统一。前者是个体标准、自我标准和实然状态,后者是群体标准、公共标准和应然状态。青年主导价值观形成过程从本源上看是处理二者间关系的过程,也是从实然走向应然的过程。青年个体价值取向反映社会发展的活力度和丰富性,青年主导价值方向体现社会发展的秩序度和稳定性。价值观建设并非一蹴而就,主导价值对个体价值的统合通常并不能一次实现,往往在统合中伴随着个体价值对主导价值的一定抵抗,而这就需要主导价值对这种抵抗进行回应。双方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转化互动中彼此妥协与中和,保证社会在和谐中前进。二是坚持青年价值理想和青年价值规范的统一。前者展现在为青年提供努力愿景的理想信念,后者更多反映在青年行为规范上。前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坚持,需要具体的外化形态及落实手段,而遵守价值规范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由于是实践层面的要求,青年可以

在实践中逐步深化对抽象的价值理想的体悟,强化观念认同。若实践层面的规范得不到有效执行,青年就会对抽象的价值理想产生质疑。两者在青年主导价值形成中是相辅相成的,既要注重思想引领和信念铸造,又要有约束青年行为的规则,以此来体现其对思想信念的坚守。

三、青年观念转变的完成

(一)观念概念的价值意蕴

人们通常把观念理解为身心关系之“心”、物质与意识关系之“意识”,以及存在和思维关系之“思维”。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依赖于物质而存在,其内容是客观事实的直接或歪曲反映,具有广泛性和超越性特征,其形式是主观的。杜威曾借用洛克的话指出:“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以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为依据,以该观点作为行动的理由;无论他运用何种手段,他都是以自己这一有充分根据或并无充分依据的见解作为引导,按照这一正确或错误见解而投入他的全部行动力量。神殿教堂都有他们的神圣偶像,我们都看到有多少人为之顶礼膜拜。实际上,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些观念和偶像都是始终指导他们行动的无形力量,他们都普遍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一指导”^[13]。

在观念与事实的矛盾运动中,由于观念有自身的强化倾向,少量事实的改变时常不会引起人们观念的更新,往往在观念和事实产生巨大落差时,人们才会不得不反思自己固有的观念。这就是有时虽然观念引导并塑造着事实,但更多时候是事实倒逼观念的转变。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个体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出青年个体的价值观,也是青年自我行事的是非善恶标准。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形成后,若青年个体的观念所体现的价值与社会主导价值不相吻合,甚至发生一定冲突,就需要对青年个体实施引导,促使其个体观念向社会主导价值观念靠拢和看齐,这其中必然涉及如何促使青年转变自身观念的问题。

(二)青年个体的观念转变

青年观念的生成过程可以给观念转变提供启迪,二者存在着内在关联。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也许青年人在心理上暂时还无法完全接受,行为上一时还不能彻底适应,但每一次社会进步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一种青年人以为不正常、后来却慢慢为青年所接受的情形。观念的转变恰是其中的构成要素。从协同学理论看,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系统中,青年观念结构的各组成部分都争相在思维因子运动中谋求主导地位。在最初阶段,青年观念各要素间的结构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加之青年处于人生过渡期和观念形塑期,这使其观念转变的方向有多种可能,在内外能量和信息交换中,其中一个倾向不断增长,最终战胜了其他要素,进而决定了青年观念结构的演变方向。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论命题,认为科学革命是范式转换。据此,青年观念转变也是一种认知革命和意义重构。当现有范式对经验事实的解释力越来越弱时,青年对范式的有效性会产生质疑,并提出改革要求。这意味着青年旧观念体系开始瓦解,新观念逐步萌芽,并开启了新一轮意义建构。另外,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提出“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青年观念的转变往往最先是突破“保护带”开始的,最后直捣“硬核”,这时观念才实现了彻底的更新。“当然行为的知觉受自身或他人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强烈影响,人们倾向于以与自己的先前观念一致的方式有选择性地注意、加工和记住某些行为”^[14]。而且“当经验与信念不一致时,对这些过去经验的记忆便会朝着信念的方向被歪曲”^[15]。这就使青年观念转变在潜在的强化逻辑中变得极为困难。

此外,观念转变还有动力机制。首先,社会需要是助推青年观念转变的根本原因。由于需要中的一部分也由先前观念所界定,外在需要的产生会让观念的整体性出现分裂,内部开始相

互争斗,最终青年通过新观念来对新事实或对事实的正确走向提供观念支撑和助推。“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能证明什么呢?”^[16]其次,内外部因素是观念转变的重要原因。一是内部主要看理论逻辑是否自洽。自洽是指按照自身逻辑推演,不能存在自相矛盾。一个相对稳定的观念一般具有自圆其说的外部性和逻辑结构自洽的内部性,内部存在矛盾的观念往往会不攻自破。二是外部主要看是否存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竞争。适者生存不仅存在于物种,也适合于观念。一种青年观念对社会事实与环境的适应力、引导力和塑造力决定其生命力。观念体系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外来观念对内部观念的冲击,特别是在存在相对性的文化势差情境下尤其如此。当然,一种文化的优越性是在当地的社会现实中得到证成的,是否适合外地的社会现实则要经过另一番比较式的论证。最后,某些附加的社会条件可助推观念转变更顺利。如舆论的正确引导可减少观念转变所付出的成本。社会的民主氛围和思想的自由程度也有利于观念转变便利性的提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青年观念的转变有时只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要彻底完成这一进程,有赖于运用传播机制,对观念转变实施有效的宣传和引导,使青年快速理解和真心接受,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产生出经济和社会效益。效益一旦出现,青年的新观念往往会在循环中得到强化。

四、青年实践行动的促成

(一)青年观念形态转变为实践行动的内在机理

青年观念转变的完成不代表对其思想教育取得了完全成效,甚至还谈不上成效,在观念转变下促成符合社会主导价值的实践才是青年思想教育展开完结的标志。观念本身不具有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它需要在被青年所掌握的情形下才可能转化为实践行动。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7]。

一是观念形态转化为实践行动。青年人的观念主要是在青年人的实践中形成的,它存在于青年人的头脑中,并需通过实践行动来展示,无法实现言行外化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转化的路径是让青年接受思想观念并把它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即观念转变的效果要体现在青年的接受上,并需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另外,还需要研究青年的现实需要,因为一种观念能否能被青年所接受,最终还是取决于是否契合了青年的实际需求。

二是观念形态转化为实践行动何以必要。一种观念是否正确,不能通过自身来证明,需从实践中来验证,只有正确引导青年实践才能证明观念的正确性。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8]。而且“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9]。这又提出了实践自觉性问题,即实践也需要观念的指导,在观念指导实践和实践验证观念的过程中实现了互有所需。

三是观念形态转化为实践行动何以可能。观念依靠正确性满足青年的正当需求。观念具有真理性和彻底性才能说服青年,说服青年就能掌握青年。只有实现对青年观念的塑造,才能从根本上持续引导青年的行为。青年思想教育依靠真理性力量直面青年深层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转变思想,使青年真心实意、心悦诚服地跟党走。

(二)青年正确观念转为良善行为的可行性

在观念形态转化为实践行动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深究,那就是青年即使具有了科学认知

与正确观念,也未必敢于或愿意实施良善行为。不少青年明辨是非善恶,对主导价值观高度认同,但面对社会现实中不良行为的发生,自己往往还是选择做无为的旁观者,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并心安理得地接受“无为而恶”的良心谴责。“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本来沉默合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持群体团结,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它在暗中破坏了团结,因为它妨碍人与人之间建立坦诚相见、彼此信任的关系”^[20]。我们该如何从理论上解读和解决呢?

首先是解读。社会缺席和关系断裂可能引发此种困境。“懂得很多道理,却还是过不好自己的生活。”这句话鲜明地揭示了从正确观念到良善行动间存在着复杂的转化过程:观念认知和行动实施间不存在必然的递进关系;知识的多少与行为的善恶间也无清晰的对应关系。因此,知识获取并不直接引发价值认同,价值认同也不直接导致行为践行。基于此,青年思想教育的目的是生成一个包括知识与价值认同和行为践行在内的完整演进体系。

一方面,信仰教育的知识化使得观念知识化的灌输式教育——把习得的知识输入到青年头脑中,可知识存储不代表价值认同,更未必促发行为自觉,就像叔本华所说:“从来没有人因为研究美学而成为艺术家,也没有人因为研究伦理学而品德高尚。”^[21]正确观念和良善行为间还需有主体价值觉悟过程。灌输意味着强制,并把青年作为客体物来看待,使得知识增加并在观念层面知晓和懂得良知的青年并不意味着主体意识觉醒和开悟,从而成为合格的良善主体,其间还需在社会意识赋能中做好个体自主规划和自我规训。社会意识若在生活中被隐匿,青年个体易身处多重选择中,加之在大脑惰性化思维支配下,人倾向于选择简易行为,而未必是高尚行为,因为高尚行为通常是对抗熵增趋势的——事物在无外力干预下通常是倾向于混乱和无序的,要耗费更多能量,也有违人的自然本性,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实施过作恶教育而仍不断有人作恶的原因。

另一方面,观念无效性在现实生活的多元复杂性中可能抵消了正确观念的内化价值。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丑恶现象经媒体宣传放大了其负效应,对青年主导价值观念构成冲击,而习惯于沉浸在虚拟空间和网络圈群中的青年,潜移默化地被鱼龙混杂的价值标准或有意为恶的价值异见所教化,更甚者把个别现象误以为是普遍行为,这些都消解着正向观念的主导性和统治力。是非标准在淡化,善恶边界在模糊,削弱了人的价值判断力。而且更为可怕的是,略显骨感的社会现实在普遍化地降低着青年的觉悟性和期待感,“内卷化效应”给追求高尚化的个体青年带来了一种后撤化的巨大压力,“从而形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即一群人形成默契心照不宣,在公开场合有意忽略某种他们私下全部清楚的事实”^[22]。既然其他青年都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免受良心的谴责,心安理得地如此做。而且中国自古有“枪打出头鸟”“风吹木秀林”的文化,当“无为而恶”成为大多数青年的选择时,个体青年宁愿从众作恶,也不愿出头行善,抑或是不敢出头行善,因为“沉默的同谋所保护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面子问题,也会保护整个集体的颜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则通常被认为不仅仅是不得体,事实上,他们经常被伙伴们公开指认为叛徒”^[23]。

然后是解决。社会供给和关系弥合助力走出正确观念到良善行为的转化困境。一是从青年个体化存在到青年主体化觉醒,助力正确观念到良善行为的实践养成。青年观念认同内化为观念意识,外化为实践行为,需经实践养成,明确青年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位置,通过感知与他人的关系,更好体验社会责任,通过在实际中的体验和养成,青年个体可以实现从独立化存在到主体化觉醒的转变。同时,社会性供给可以正确界定青年自我和外在环境的关系,在内在反省和外在反冲的交互作用下,通过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的倒逼,实现青年体验的深化和境界的提升,促进内心的善念增长,使其形成符合社会价值要求的优良品质,青年个体也更加成为符合社会角色、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青年要通过善行体验活动,感受到遵守公序良俗的幸福

体验,在充分社会化中体验社会的美好,从内部助其实施良善行为。

二是观念从意识层面向规则层面转化,助力正确观念到良善行为的制度约束。马斯洛说:“我个人的判断是,完善的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人类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更大的可以改造的特性。”^[24]解决恶行发生时的沉默大多数,亟需规则发挥效力。比如运用底线思维,多为社会关系订立底线规则,让沉默的旁观者付出更高的良心谴责,甚至有一定的物质惩罚,特别是对喊出“皇帝没有穿新衣”的人给予奖励,带动更多的人行善。当规则持续到其内化为人的自觉行为时,规则就变得可有可无了。就像上海市出台了有关垃圾分类的规则,现在大多数人都已养成了自动分类垃圾的习惯,如今即使没有这个规则,人们大概也不会回到从前了。很多良善行为的养成都需要前期的规则约束为其扶上马并送一程。当大多数人形成良善的自觉行为后,就会对少数的沉默者构成较大的心理压力。

三是从化人到文化,从正确观念到良善行为的文化建构。目前,整个社会“坏人的假定”以及“有罪的推定”的文化还很有市场,就像那句流行的“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就是基于“人人不应该相互帮助”的前置预设。社会文化往往由个体先行倡导和创造,后在他人的认可和践行中逐渐得到传播和普及。而且“沉默的螺旋”这个概念保留这个社会被加以改变的这样的可能性,改变者正是那些感觉不到被孤立的恐惧或能够克服它的人”^[25]。而一旦达到这种程度,最先创造它的人就会失去对这一文化共识和社会观念结构的控制,同时相关案件的法律判决也要考虑对弘扬良善文化的影响。当大多数社会成员同情心慢慢超越自利心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观念信一套,实践做一套”等现象就会逐渐变少而为成社会支流。在自我盘算的小世界生活久了,格局就会变小,要鼓励青年融入集体并重建公共精神,增强集体意识对青年个体的吸引力,使良善行为在互助带来的幸福感促发下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的共同选择。

[参 考 文 献]

- [1] 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李 娟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 [2][21]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景 天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版,第30、35页。
- [3] 邓晓芒:《论“自我”的自欺本质》,载《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
- [4] 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郭本禹 方 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
- [5] E·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邢占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7页。
-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204页。
- [8][9][10][11][16][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8、273、52、270、16页。
- [12][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152页。
- [13] 约翰·杜威:《我们如何思维》,伍中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版,第17页。
- [14][15] 阿尔伯特·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林 颖 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17页。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1页。
- [20][22][23]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胡 绳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11、132页。
- [24]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 [25]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 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